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十節

等到夜間天還不到一更的時候，高竹坡便背插雙刀來到姑娘房坡之上。臥伏多時，天色將近三更，忽然間就聽得由後花園內一陣怪風，卷沙飛石，直奔姑娘寢房而來，並未看見有什麼東西進了姑娘屋內。高竹坡定一定神兒，由房上躡至院中，躡足潛蹤，走到姑娘窗外，先向屋中竊聽，並無動靜。然後用舌尖將窗紙慢慢濕破銅錢大的一個窟窿，向屋中窺視。高竹坡不看則可，這一看不要緊，只嚇得英雄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頭髮根根豎起，脊背中冒了一陣涼風，往後倒退了數步。高竹坡心中雖然是害怕，因為有武術在身，還助著一點膽兒，若是平常人，這一看就許給嚇壞了。高竹坡乃是武藝絕倫之人，並且向來為人中正無私，所以害怕之中，還有一種正氣。就應了那句俗語啦，邪不侵正。高竹坡不覺又將膽兒壯起來啦。英雄一怒，鋼牙咬錯，心中暗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何能容此妖物惑人？」思索至此，遂套挽手，壓雙刀，就要踢窗戶進屋結果妖物。方至窗前，自己又一思索：人怎能與妖怪動手呢？那妖怪來時狂風大作，倘然我到屋中；那妖怪就是不與我怎麼樣，他要是逃走時一陣風，就可將我刮糊塗了。再者，勝三哥常常談過，事要三思而後行，不可任意而為。英雄思索至此，轉身形垂頭喪氣，仍然回歸前院去了。來到了大奶奶房中，唉聲歎氣，坐在椅子之上，低頭不語。何氏自從丈夫去後，就在屋中胡思亂想，又怕丈夫與妖怪打起來，被妖怪傷了；又怕姑娘說的是謊語，沒有那麼一回事，何氏也擔著處分。何氏正在屋中心跳不安之際，天已經到了三更時分啦。三更過去，工夫不大，心中說道：「妖怪一定是來啦，不然大爺也就回來啦。」思索至此，恰巧高竹坡來到屋中。何氏一看丈夫如此模樣，遂上前問道：「你看見妖怪沒有呢？」高竹坡說道：「看見啦。你也去看看吧，此物足有五六尺長，一抱粗，渾身上下是黑色。」高大奶奶答道：「我聽著還害怕呢，我可不敢看去。你還不安歇嗎？既然如此，想個法兒除卻他，你何必著急生氣呢？著急生氣無濟於事啊！」高竹坡聽何氏勸得有理，這才撤下雙刀，脫去長大衣，夫妻二人這才安眠，一夜晚景過去。第二日清晨，夫妻二人早早起身來，遂商議捉拿妖怪之法。高竹坡正與何氏說話之際，那賽花姑娘可也就來到啦，見了哥哥道了萬福，一旁落座。高竹坡遂問道：「賢妹，那妖怪來時，你還害怕嗎？」

姑娘答道：「先前將小妹嚇得死去活來，日子長啦，可不害怕啦。現在已經半年的工夫啦，更不害怕了。」高竹坡說道：「賢妹，你可以用手摸他嗎？」姑娘答道：「摸他他也不動，可以任意摸他。」高竹坡聽了，遂點了點頭，叫道：「賢妹且請後院休息去吧，少時有事叫丫環婆子去請賢妹。妹妹不要著急生氣，哥哥自有良法捉他。」姑娘走去之後，高竹坡遂與何氏說道：「我想咱們住在渾河套子之內，也許是魚精怪物。咱們買幾斤好絲線纏成一團，等到那妖怪來時，叫賢妹暗暗係在他的身上，看看此物歸於何處，然後設法便了。」何氏聞聽，甚以為是，遂遣人買二三斤絲線，就用絲線纏成圓球，然後將賽花姑娘叫至前院來，兄嫂二人囑咐姑娘，說道：「待那妖怪來到之時，便將絲線頭兒拴在妖怪身上，任他自去，不要言語。」

姑娘聽罷，答應一聲，這才回歸繡房。等那妖怪三更之後來時，姑娘就將那絲線纏在妖怪身上。那妖怪走後，及至天明高竹坡起得身來，來到姑娘房中觀看，只見那絲線繩兒順著內屋門縫，由外屋門縫出去，直接來到後花園井內。」高竹坡一看，心中明白，這必是魚精水怪無疑。將那絲線暗暗剪斷，告訴姑娘不許聲張。高竹坡回到房中，遂對何氏將那絲線人井的話說了一遍。夫婦二人商議，多僱大車購買石灰，就說修理花園牆壁，待石灰拉齊，將那老井一填，不論是什麼妖怪，也就將它堵死在井內了。夫妻二人商議已畢，遂僱了許多大車，將花園牆壁打開一條道路，將那石灰卸在老井旁邊。二三十輛車拉石灰，一日的工夫，已經堆積如山。將石灰拉畢，高竹坡遂對眾人說道：「眾位鄉親，我拉石灰並不修理牆壁房屋。皆因為有人給我看看陰陽宅，此井主子單傳，輩輩都是獨子，命我將井堵塞，將來可以人旺財旺。大家別走，給我幫個忙兒，就此將石灰填在井內。」高竹坡早將鐵鍬木鏟預備好了。大家聞聽，齊聲說道：「那有什麼呢，一會兒就可以填死這井啦。」說畢，抄起傢伙，人多好做活，果然不會一兒將井填死。那魚精在水內被石灰這一燒，可就出不來啦，皆因他道行淺，只能污人而已。

自從將井填死之後，姑娘房中可就不見那妖物了。

且說姑娘肚腹從此日見其大。又過了半年時光，這日清晨，此時姑娘覺得肚腹一陣疼痛，此時丫環婆子們早將一切應用的東西預備好啦，平平安安，可就降生下來了。只聽得呱呱的聲音，姑娘仔細一看，還是一個男孩，身體胖大，啼哭之聲異於平常小兒。那丫環婆子們一看姑娘生了一個男孩，俱都歡喜異常，全都來到高大爺房中，與大爺大奶奶道喜。高竹坡一聽婆子們給道喜，不覺面紅過耳，說道：「你們去吧，道什麼喜。」

且說姑娘自己心中暗想：作姑娘的生子，尚有何顏苟活人世？

雖然不是敗壞門風，作下苟且之事，但是叫親戚朋友們知道了，傳說出去，叫哥哥怎樣在眾人跟前站立？哥哥乃是要臉面之人，為我這件事，哥哥倘然要有好歹，那時節我何以為人？況且我既有此舉，必然老死閨中。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婆子你到前院將大爺請來，大爺如要不來，你就說姑娘有要事相商，求大爺無論如何見妹子一面。」婆子遂來到前院，將姑娘的話報告了大爺一遍。高竹坡聽畢，歎息一聲道：「我是個男子，焉能到產房中去呢？」何氏在旁說道：「妹妹為人秉性清高，既然叫你前去，必有話說。你如果是不去，怎麼對得起妹妹？倘然妹妹因你不去，出了甚麼差錯，咱們怎對得起泉下父母？再說此事乃是家門不幸。禍從天而起，並不是妹妹自己不要臉，做了下賤之事。你不能進產房，你不會在窗外與妹妹說話嗎？我本應當去看看去，皆因為我那次生產造了那種罪孽，我一聽街房鄰居有生養小孩的，就要嘔吐兩三天，所以不能前去。妹妹知道我的毛病，妹妹也不能心中不滿意我。」原來，何氏過門後曾生養過一次，乃是橫生，穩婆給用割刺的手術生下來的，所以何氏每聞有生小孩的便嘔吐數日，故此何氏不能去到妹妹房中看視。高大爺一聽何氏相勸，遂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沒有法子，這都是祖上無德呀，才叫我高竹坡遇上這宗怪事呢。將來傳說出去，怎麼叫我見人哪？」何氏說道：「你別到妹妹跟前說這些閒話，你就是用好言安慰妹妹，妹妹還不定生死呢。」

高竹坡垂頭喪氣來到了後院，站在姑娘窗戶之外。婆子來到姑娘房中叫道：「姑娘，大爺來啦，現在窗戶外頭站著呢。」姑娘遂問道：「哥哥來了嗎？」高竹坡在窗外答道：「來啦，妹妹你有什麼話說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您近前些。」高竹坡答道：「我就在窗前呢。」姑娘遂叫道：「婆子，你將窗戶撕破一點，隔著窗戶叫大爺看看這個孽障，說話也好聽得真切。」婆子遂將窗紙撕一個窟窿。高竹坡隔著窗戶向屋中一看，只見此子胖碩異常，啼聲洪亮，就是兩個眼睛向外努著。高竹坡到了此時，心中倒生了憐愛之意了，叫道：「妹妹好好保養身體吧，為兄我看見了。用不著什麼言語，並有丫環婆子伺候，還屈著妹妹嗎？你嫂嫂實不能進產房，妹妹不要怪。妹妹生產此子，乃是天命，也不要悲傷。」高竹坡說畢，轉身就要走去。姑娘說道：「兄長別走，小妹與哥哥尚有要言付托。」高竹坡一聽，心中非常詫異，叫道：「妹妹怎麼說出付托之言？莫非妹妹要尋短見？妹妹若有此舉，哥哥我決不能獨生。父母去世，只有兄妹相依，別無親近，妹妹若憐惜為兄孤獨，千萬不要作出意外之事。」姑娘答道：「兄長不可多想，妹妹決無短見之事。妹妹有一片傷心之話，此時必須對哥哥說了，請哥哥稍在窗外站立一會兒。」高竹坡答道：「妹妹有話請講吧。」賽花姑娘這才對高竹坡說道：「小妹自從懷孕以來，一年有餘，每次自行短見，以洗此恥。復思死則更無以自明，適足以增羞，故忍厚以延喘息，觀其究竟，看看果生何物。今幸生產一子，但是血胞未乾，撫養須人，妹妹乃閨中待字之人，豈能腆顏乳哺？復思哥哥半世飄泊，膝前子女猶虛，嫂嫂娘損成疾，恐將來不能生養。此子乃無父之子，妹妹擬寄養在兄嫂膝下。我與哥哥乃是一母同胞，妹妹所生，何異嫂嫂自養？如能長大成人，亦可以接續高氏香煙。不幸遭此孽果，妹妹實無意於人世，從古來紅顏多薄命，正小妹之謂也。但願妹妹死後，每到十月一日及清明掃墓，候此子長大成人時，兄長領他到小妹墳前燒上幾張紙錢，祭奠祭奠小妹，指小妹之孤墳，告訴他此汝姑母之墓，勿忘祭掃，小妹在泉下即瞑目矣。小妹與兄骨肉之情，兄能不忘小妹之托，小妹雖死，亦感

兄長大恩大德矣。小妹死後，求兄長犧牲一塊三五畝之地，與小妹立一孤女墳。」語至此，姑娘已泣不成聲，高大爺在窗外也是嗚咽而泣，丫環婆子莫不落淚。

高大爺方要解勸姑娘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姑娘由褥子底下取出了一把剪刀，照定嚙嚙咽喉，只聽嘆喏一聲，刺入咽喉。婆子伸手奪剪刀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只見鮮血淋漓，姑娘已經不能挽救了。高竹坡站在窗外一看，見妹妹這般光景，英雄叫了一聲：「我那賢德的妹子，疼死為兄了！」高竹坡回到自己屋中，何氏問道：「賢妹怎麼樣了？」高竹坡說道：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賢妹自盡了。」何氏聞聽，放聲大哭，丫環婆子解勸多時，方才止住淚痕。大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是賢妹命裡造就。」

遂將丫環、婆子、蒼頭等，均都喚至面前，囑咐不許對外人言講，並打發從人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，外人若問，就說姑娘患了急症。下人將棺材買來，把姑娘成殮已畢，遂埋在一塊地頭上，立了一塊石碑，上書「賽花之墓」。葬埋已畢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高竹坡將姑娘遺言對何氏說了一遍。何氏說道：「那是應當這麼辦的。我倒有一個法子，不但不叫外人疑惑，並且免去親友物議。我假裝坐娠，請親朋做三日彌月，你看如何呢？」

高大爺聞聽，甚為贊成。遂做三日彌月，親朋並不疑惑，外人全不知曉。那高氏對待奴僕向來寬厚，奴僕們亦都嚴秘不語。

高大爺在做三日的時候，給此子起了名字，叫做高恒。起名之意，恒與橫同音，皆因姑娘橫死故也。高大爺遂與勝三爺寫了一封書信，書中的意思，言說家中需人，不能分身，將鏢行之事辭卻。勝爺答覆高爺，言說賢弟如有需款之時，愚兄必然照辦等語。高爺與勝爺交情可見一斑了。

且說高大爺僱一乳母哺高恒。高恒長到五歲時，尚不能言語。高大爺與何氏半生無子，視高恒如己出，愛高恒如掌上明珠一般。高恒至七歲上，始能言語。高大爺一時不能離開，出去就在後頭跟隨，皆因為住在渾河套子裡，離水太近，恐怕有什麼危險，何氏也囑咐高大爺好好看守孩兒，如出了差錯，就得拚命，簡直高大爺就成了老媽子啦。但是那高恒就應了傻小子那句話啦——魚精的兒子，生來的好戲弄水兒。高大爺一眼看不見，他就跑啦，到了外面與鄰家孩子們跳在渾河水裡就洗澡。水性是天生來的，大孩子，小孩子，全都沒有他的水性大，一個猛子紮下去，半天不出來。日子長啦，高大爺也就沒有法子啦，哪一天都得洗幾回澡不可。他每逢洗澡的時候，紮下猛子去，由水中冒上來，先露出兩隻眼睛來。他那眼睛向外努著，猶如魚眼一般，那群小孩們遂喊道：「魚眼睛冒上來啦。」

故此他的外號叫「魚眼高恒」。日子長啦，那群小孩們看他水性甚大，遂叫道：「魚眼睛，你敢上蓮花湖洗澡去嗎？你要到蓮花湖洗澡去，那才算你水性大呢。」高恒說道：「我敢洗，你們同我去吧。」那群小孩就將他領到蓮花湖漩渦水去。高恒到了蓮花湖，嘍咚就跳下水去。那群小孩一見他跳下去啦，可就都嚇跑啦，內中大孩子就告訴小孩子可別言語，別告訴人家的家裡，要是告訴人家的家裡，可得同你們打官司。那知道第二天高恒又到渾河套裡去洗澡去啦。日子長啦，就有知道的啦，有跟高大爺有交情的，就告訴高大爺：「您這少爺可要多留神，聽說他去蓮花湖漩渦水裡去洗澡去。」高大爺聞聽，就嚇了一個倒栽蔥，心說這小子真是水怪的根兒，竟敢上蓮花湖洗澡去。

高大爺聞聽，可就留上神啦，高恒一出去，他就在後頭暗暗跟隨。這一日高恒又從家裡偷著跑出來，高大爺在後頭可就跟上啦。高大爺就看他直奔蓮花湖跑去，到在蓮花湖，嘍咚就跳下水內去啦。高大爺一看他跳下去，約有一袋煙的工夫，還未上來，高大爺可就著了急啦。自己心中暗想：妹妹為他橫死，只留下這一點骨血，自己又無子嗣，將來就仗他接續高氏香煙，想不到他還死在水內。想至此，遂蹲在江岸上，忍不住落下了幾點傷心之淚，又是悲傷妹子，又是疼兒子，不住的用衣袖擦抹眼淚兒。正在此時，高恒可就由水內翻上來啦，提著一尾一尺多長的金色鯉魚。高恒一看，高大爺在那裡直擦眼淚，可就問道：「爹爹，您哭什麼？」高大爺一抬頭，一看兒子上來啦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答道：「我未曾哭，沙子迷了我的眼啦。你到水裡怎麼上來的？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到這水裡，如在渾河裡一樣，那水裡的魚見了我都不敢動，老實極啦。」高大爺心裡可就明白啦，他乃是水怪之種，魚見他都不敢動，再比這水厲害，也不要緊。高大爺遂叫道：「恒兒，你再下去摸一尾大的來，要金眼睛的，可快上來，咱們爺倆好回家。」高恒說道：「水底下的魚多極啦，馬上就拿上來。」高大爺說道：「好好，你拿來我看看。」高恒復又下水，一袋煙的工夫，就由水中抱上來一尾鯉魚，足有四五斤重，把一個高大爺樂得簡直不知東西南北了。父子二人回到家中，高大爺命廚夫將魚熬熟，喝著酒，看著高恒，遂告訴高恒什麼魚好，什麼魚貴重。從此高恒遂日日摸魚，也許賣個三吊五吊的，爺倆兒零花。高大爺暇時，自己栽花植樹為樂，真是漁樵耕讀，享其晚年之樂。這就是高恒水性之大一段歷史，要不然怎麼十三四歲的孩子，會有這麼大的水性呢？

且說勝爺等到了稻田地內，爺兒幾個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隱住了身軀。待至天色已晚，勝爺遂問道：「探蓮花湖你們小弟兄誰願意進去？」勝三爺言還未已，一人答道：「恩師，弟子願往。」勝三爺抬頭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二郎山上夜遭三險，幾乎斷送了性命的黃三太。勝爺捋鬚含笑，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對綠林道的情形，毫不知曉，而且你的武術亦不夠探蓮花湖的程度。二郎山你幾乎斷送了性命，你不稱其職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弟子看風駛船，看著有危險，弟子多加小心。」勝爺一聲不語，以目視三太，三太低頭不語。勝爺又問道：「還有誰敢探蓮花湖中央大寨？」張茂龍站起身形道：「弟子願往。」

勝爺搖頭說道：「不中，不中。」楊香五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弟子去探蓮花湖，可能稱其職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也是不稱其職。」眾位英雄俱都陸續告過了奮勇，惟有金頭虎賈明始終坐在地下不言語。他一看眾人俱都要去，勝爺都說他們不成，就剩我一個人啦，不用說啦，我要是站起來一說去，准成！傻小子還真會猜，勝爺真是等著他呢。哪知道傻小子這回想起前賬來啦。在蓮花峪差不多叫林士佩用點穴鏢給毀了金鍾罩，這回要是進去，再碰上點穴鏢，我的姥姥，我可就要完啦。金頭虎想到這裡，低下頭去裝傻，始終不言語。黃三太心中早就明白勝爺的意思，一看金頭虎在那兒裝傻，黃三太與金頭虎可就說啦：「賈明賢弟，我們都要探蓮花湖，我老師不叫去，就是你不說去探蓮花湖。你怎麼這回膽子小啦？連話都不敢說啦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們本事都大，勝三大伯都不叫去，我說去，三大伯也是不叫去，也是白栽筋斗哇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問問哪。

不然叫我恩師看著你夠多沒有膽量啊？再說你要不問問我之恩師叫你去不叫你去，你就會蹲著裝傻，那麼你算幹什麼來的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太小子，你又要我呢，我怎敢探蓮花湖呢？我這就問：「勝三大伯，叫我去探蓮花湖嗎？」勝三爺一聽，捋銀鬚點了一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倒可以。」賈明將母狗眼一翻，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您跟我過不去嗎？他們都比我先說的，要去探蓮花湖，您都不叫去。怎麼我末了說，您倒叫去了呢？」勝爺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探蓮花湖非你不可。皆因為你與此山中一位寨主有一點關係，你到山內遇事，會有許多的照應。」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說道：「有甚麼關係？你老人家告訴我，我好知道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山內五十二寨第一位老寨主，乃是你的母舅，你若是踏踏失腳，第一位老寨主必然知曉，那時老寨主看見，必有甥舅之情。所以你去探山，暗中有一分照應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看見我也不認識啦。倒是有這麼一個舅舅，我母親常常叨念他，言說這十餘年來沒有通信啦。還是我小時候，他往我們家中去過，那時候他還抱著我玩耍呢。」金頭虎說至此，黃三太在旁邊笑著撇嘴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小時候長得漂亮極啦，好看極啦。十三四歲出天花，才得了個爛紅眼，羅圈腿，渾身上下大麻子。你以為我小時候就這樣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說閒話啦，你就此探山去吧。到了裡面，可不許惹禍，不許愛人家東西。有國寶與秦尤，你也三更之後出來；無國寶與秦尤，你也三更之後出來。千萬要小心，不要造次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您就叫我一個人去嗎？您得給我一個作伴的行不行啊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這些人任你挑選吧，你願意叫誰去，就叫誰同你去。」楊香五在旁邊一聽，可就啞心啦，心說每回有事，金頭虎總扯著我，這回他必然又叫我去。反正跟著他，無論幹什麼去，也是栽筋斗。

楊香五遂蹲在黃三太背後，暗中躲著去啦。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一看楊香五暗暗藏起來啦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，藏著也跑不了你！我要是活不了，決不能叫你活著。」遂叫道：「三大伯，叫楊香五跟我去吧。」勝爺聞聽，叫道：「香五哪裡去啦？跟賈明探蓮花湖，你去不去呀？」楊香五哪敢說不去！站起身軀道：「弟子願往。」金頭虎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我跟楊香五探蓮花湖，好有一

比，好比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頭。」勝爺怒道：「未曾上陣，先說不利之言。快去！」金頭虎又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我跟楊香五到蓮花湖，及至出太陽時，我們要是不回來，你老人家就打發人給我們家送信去，叫我們家裡給請和尚唸經超度超度。」勝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孺子快走，不要胡說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跟著我走哇。錯非是你，我誰也不拉著去。咱們倆人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，這都是人緣呀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誰要願意跟你去，罵他不是人。咱們倆人去可是去，蓮花湖能人甚多，到裡面時，千萬你可不要大呼小叫。」這二人才施展夜行術，踩陡壁，躍山崖，直奔正東而去。

來到後寨子牆，舉目觀看，高聳聳，黑壓壓，四顧無人，楊香五打開兩頁火折，一看大牆高有丈餘，牆根俱都是石頭砌成，上面是磨磚對縫，青水磚。楊香五遂說道：「傻兄弟，你上去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有時候傻，有時候不傻。上去，要是有消息呢？我們家裡木頭雞會打鳴，木頭馬會拉車，木頭驢會拉磨。上去要是有消息，不遭飛弩即落陷坑。飛弩打在眼上，金鍾罩就乾啦；落在陷坑裡，就叫人家事著啦。我要作伴的是幹什麼的？你在頭前走，我在後頭跟著。」楊香五一擰腰，施展童子功，跳上牆去，左胳膊攔住牆頭，右手取出問路石，問了問沒有消息埋伏。金頭虎看楊香五縱上牆去，隨後跟著也縱上牆去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下去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下去要是落在陷坑裡出不來？你先下去，沒有毛病，我才下去呢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跟著你啦，我算認了命啦。」楊香五這才縱身到內牆，金頭虎跟著跳下來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就在前頭走吧，你要是中了埋伏，我就往來路跑。」楊香五叫道：「賢弟，不要玩笑，你要處處留神。」楊香五與金頭虎二人這才擰身上房，站在房上一看，大廈千間，黑暗暗房宇交錯，接連不斷。楊香五心中暗想，看這座蓮花湖的勢派，不亞如大鎮店一般，黑壓壓哪裡去找中央大寨呀？楊香五這才與金頭虎低聲說道：「你看房宇相連，哪裡是中央大寨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還是不成，咱們跟老和尚學的心眼兒多。大凡闊人物住的房子必闊，咱們奔闊地方去，哪兒房子高大，咱們就奔哪兒去。」

楊香五與金頭虎二人這才奔正北而去，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來到了一座高房。只見高搭天棚，北上房五間，天棚下掛著一對紅紗燈，天棚下四角方的放著頭號大瓷缸一個，缸裡栽著醉仙桃一株，一尺餘粗，有七八尺高，醉薰薰香氣襲人。東西廂房前設擺古瓷花盆，紅油漆架子，栽種奇花異草，香風撲鼻，南配房前山石影壁，活水流通，水聲潺潺。金頭虎道：「咱倆人上影壁牆口巴，你看上房有燈柱。」二英雄一摸影壁牆，冰涼。

那影壁牆乃是天然長成，由影壁牆中往外流水，泉眼通達蓮花湖，滿牆綠苔，野草奇花，好似花山一般。二英雄雄在影壁牆上，看那東西廂房，那紗燈蠟花，全部結彩啦，不甚明亮。二人看著東西廂房黑暗無光，惟有北上房燈光閃閃，條案上設擺明晃晃的東西，不知何物。又看東牆壁上掛著一口寶刀，紫鯊魚皮鞘，黃橙橙赤金飾件，赤金吞口，刀出鞘尺半，冷森森耀人眼。西壁上掛著一口寶劍，米色鯊魚皮鞘，銀飾件雪花劍離匣半尺，明晃晃透膽寒。傻英雄說道：「那刀是赤金飾件嗎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光色奪目，是赤金的。」賈明一聽是赤金的，可就犯了財迷啦。又問道：「寶劍是銀飾件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是銀的。你問這個乾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偷那口寶劍，我偷那口刀，怎樣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睹物思人。你看看這刀劍的主人，豈是軟弱之輩？並且我之恩師臨來時囑咐你我不要愛人家的東西，你又犯了財迷啦？」說著話，楊香五往東面一看，還有一人在那裡坐著呢。金漆八仙桌子，太師椅子，那人左手捋鬚，右手端著一碗香茶。那人頭上戴古銅色鴨尾巾，藍如意飄帶，赤紅臉面，半尺長的墨髯。

二英雄正在觀看之際，只見此人已經站起身形，楊香五用手一指，叫道：「賈賢弟，你看屋中還有人呢。」金頭虎一看，說道：「蓮花湖的賊，還戴我勝三大伯那樣的帽子呢。」只聽那老者說道：「大姑娘，二姑娘，我誠心不答理你們。」金頭虎在影壁上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他叫咱倆呢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別罵人啦，咱倆是姑娘嗎？你照照鏡子，別不知羞恥啦。」

又聽那老頭說道：「你們姐倆這四五天一功夫也不練啦？看情形似乎你兩人的工夫已經夠程度啦？文武乃是聖人之學也，學然後知不足。久練久熟，不練不熟。老夫在蓮花湖壓倒一切，還不敢安逸偷閒呢，我天天還練工夫呢。」金頭虎低聲說道：「楊香五你看，這老頭多美呀，我下去抽他個大嘴巴子。」又聽那老者說道：「舉人秀才老先生，三年不寫字，再拿起筆來，手腕哆嗦；把勢匠老師傅，三五年不練工夫，拿起傢伙來，手腳不隨合。慢說你們倆姑娘，老夫天天還練呢。不用說老夫我，就是南北十三省總領頭，我那勝三哥，天天還要演習演習武工呢。你們倆武學就算練到家了嗎？」金頭虎在山石影壁上低聲說道：「楊香五，我得下去抽這個老賊，他找咱們便宜呢，我是蓮花湖老賊他爺爺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你不識數吧？這老賊說我勝三大伯是他哥哥。勝三大伯，你的師傅我的大伯。他是占咱們大輩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那大年紀，這也不算什麼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不怕吃虧嗎？」二人說著話的時候，就聽得東暗間內燕鶯鶯聲道：「老爺子，前幾天我姐姐跟我練武，累了一身汗，叫風吹著啦，這兩天身體不舒服，昨天已然出了汗啦，因此三四天沒練功夫。我姐姐現在已經好啦，我們姐倆認罰，你老人家將我兄弟叫過來，叫丫環婆子老人家打開兵器房，我們姐倆先遞拳腳，然後再遞十八樣短兵刃；短兵刃遞完了，再過十八樣大兵刃。我們姐倆三四天沒練，算歸一天都練啦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以後加以多練就好啦。」老者語畢，放下茶杯，掀竹簾由屋內來到院中，遂說道：「龍兒，虎兒，這早就睡了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我哪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叫你幹什麼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那不是叫虎兒嗎？」只聽西房廂內答道：「我們沒睡呢。」只見房門一開，走出二人。楊香五一看，就是一怔：兩個人俱都在十三四歲，身穿海棠色褲褂，各梳著小抓髻，臉面上點著三個紅點兒，散著褲角兒，白綾襪子，福字履，緞鑲的鞋，兩個嬰童，一般高的身材，一樣的五官貌相，一樣的衣服，楊香五尚且看不出這兩個小孩哪個大哪個小。

原來這兩個童子是雙生一對，哥哥比兄弟大一個時辰。由小孩的時候，一樣的穿著打扮，一樣的長相，後來長大在蓮花湖橋口外，時常的頑皮。蓮花湖橋口做小生意的甚多，不許蓮花湖寨主嘍卒攪鬧。這兩個小孩出去一個，買些鮮貨：「回頭我就給你送錢來。」賣燒餅果子的也拿兩套：「回頭一齊送錢來。」這個進了蓮花湖，那個小孩出來。賣鮮貨的說道：「你給我鮮貨錢哪？」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少爺給我兩套燒餅果子錢哪？」小孩說道：「我沒拿你的燒餅果子呀？」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你吃一套，拿著一套走的，沒給錢哪。」小孩笑說道：「你認準了是我嗎？」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認準啦，那是錯不了哇。」小孩說道：「你等等，我再叫一個來，你看看倒是誰？」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不用看哪？我認準了是你呀。」這小孩將那個小孩叫了出來，對著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你看看是誰吧？」兩個小孩齊說道：「賣鮮伊的，賣燒餅果子的，誰拿鮮貨，吃了燒餅果子啦？」賣鮮貨的說道：「賣燒餅掌櫃的，你看看這兩個小孩，哪個是拿東西的？」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：「不知道啦，兩個一樣。」那兩個小孩一樂，鮮貨果子錢給完了，嘻笑而去。因此二位少寨主，面貌分不清誰是誰了。楊香五一看，真是奇特。

兩童子由西廂房出來，走至北上房廊簷下，說道：「老寨主有何吩咐？」墨髯老者說道：「你們弟兄兩個到後頭院，把老婆子、丫環、老人家呼喚出來。你大姐姐、二姐姐三四晝夜未練武學，今夜晚間認了罰啦，先比試拳腳，後過三十六路傢伙。」二童子笑道：「我兩位姐姐可累著啦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不受累，不精心練。」兩個童子由上房往西，又往北拐，出離了月亮門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兩名老人家，兩個婆子媽媽，兩名丫環，兩名童子，由月亮門出來。金頭虎、楊香五二人趴在山石壁上看得明白，金頭虎低聲說道：「他們都一對一對的。兩個老頭六七十歲，兩個婆子五十餘歲，兩個丫環十五六歲，這兩個小孩十三四歲，四對。連咱倆人是五對，他們都論對。」

眼看八個人，把東廂房門開開，已然點上燈燭，搭出兵器架子，兩頭絨繩拴套，兩條桿子，如紅轎槓相似。四個人搭著十八樣傢伙，搭在西廂房紅油漆架子古瓷花盆前邊。又進東廂房將十八樣大兵刃空架子，搭在東廂古瓷花盆前，皆因為大兵刃搭不動。又進東廂房，六件大兵刃一捆，共捆三捆，也都搭將出來，解開絨繩。十八樣大兵刃，都架在架子之上，俱都是大刀闊斧、大桿子、畫桿戈戟。婆子丫環進了上房，又點了三支蠟燭，將紅油漆架子古瓷花盆，往一塊合併，三支蠟燭放在一處。遂將太師椅子搬出來放於廊簷下，老者進了上房。楊香五、金頭虎在影壁牆看得真真切切。那老者到了屋中，甩大斃，勒十字絆，撒英雄帶，然後又將

大氅披上，復又出來坐在太師椅子之上。

兩個老人家與兩個童子老者面前站立，兩個婆子、兩個丫環在老者身後站立，這叫四門鬥。十八樣短傢伙列於兩邊，十八樣大兵刃擺於東首，老英雄在北太師椅上一坐，眾人並不知影壁牆上伏著二人。

那老蒼頭遂說道：「二位姑娘，場子設擺好啦。」只聽竹簾叭噠一響，由上房屋中縱出一女子。丫環婆子往兩旁一閃，不用說討厭鬼金頭虎、楊香五也是愛看。這三支蠟燈，還是異常明亮，二英雄觀看，這姑娘紅絹帕繡頭，雙桃紅汗巾繫腰，雙桃紅短裙，與磕膝蓋打齊，雙桃紅底衣，雙桃紅緞子小鞋，軟皮底，窄窄金蓮，脂粉敷面，猶如天然的一般，不亞如月殿嫦娥、廣寒宮的仙子，國色天姿。又聽竹簾叭噠一響，白素素一道白線，在老者背後左邊一站。楊香五與賈明一看，此女子銀灰綢子絹帕繡頭，銀灰汗巾繫腰，銀灰短裙與磕膝蓋打齊，銀灰底衣，銀灰緞子小鞋，金蓮窄小，青水臉不涂脂粉，乃淡裝素扮。二女子在老者背後左右一站，老英雄一回頭，說道：「場子亮好啦，姐倆比賽輸贏吧。」二位姑娘當場比賽。二位姑娘動手多時，未見勝負。忽然大姑娘照定二姑娘當頭一拳，二姑娘反玉腕，將大姑娘腕子掙住，往懷中一帶，一腳踢在大姑娘胸前。大姑娘往後一退，翻筋斗栽倒，說道：「丫頭，你真踢我？」爬起來轉身往西跑到兵刃架子旁，撤出花槍。二姑娘一看說道：「這就急啦？」二姑娘遂使了一招燕子抄水，一個箭步，到兵刃架子旁提起一口單刀。大姑娘花槍一點眉心，二擦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心，吞、吐、撒、放，撒步抽身；二姑娘單刀閃、砍、劈、剝，上下翻飛。金頭虎低聲說道：「楊香五你看，他們兩個人急啦，拚命哪，刀是真剝，槍是真紮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傻小子，這是套子活，單刀破花槍。」未見勝負，又見大姑娘往外一縱道：「婆子、媽媽接槍。」說畢，抖手橫著將槍一擲，婆子、媽媽接槍往懷中一抱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看那小子會擲，這小子會接。」大姑娘又在兵刃架子上撒下雙鋼，二姑娘叫丫環接刀，將刀往丫環面上一擲，丫環一掙刀把，往懷中一抱。金頭虎又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他們都會幾手花活兒。」只見二姑娘一伸手由兵刃架子上抽出亮銀單鞭，姐妹二人，單鞭破雙鋼，潑風八打，未見輸贏。大姑娘又將雙鋼扔去，婆子、媽媽雙手接過；二姑娘將單鞭向外一扔，小丫環在旁一伸手掙住。十八樣兵刃，二位姑娘俱都遞畢，未見勝負。楊香五在影壁牆上看著二位姑娘動手之際，真是神出鬼沒，巧妙靈活，形似鼠，膽如虎。楊香五暗暗稱贊，這二位女子受過高人的傳授，名人的指教，十八樣兵刃件件精通。此時大姑娘粉面通紅，說道：「二丫頭，今天非與你見輸贏不可。」遂轉身形，往東大兵刃架子前，伸玉腕，將大蠟桿子一抖提起，那大蠟桿子有一丈餘長，分量加重，將大蠟桿子三顛。楊香五心中思索：這樣身體窈窕的姑娘，焉能用得了這樣傢伙呢？又見二姑娘手提畫桿描銀戟，大姑娘一看二姑娘提起畫桿描銀戟，即皺眉道：「誰也沒你難惹，那戟乃百兵之帥。」賈明此時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這是狐狸緣吧？這都是妖精。楊香五你也沒有媳婦，我也沒媳婦，你要穿桃紅的，他大兩歲，我要穿銀灰的，小兩歲，咱們二人鬧個媳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樣輕薄下賤哪！咱們門戶中專忌淫字，萬惡淫為首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我說著玩哪，誰要那個玩藝兒？搽胭脂抹粉，那麼點小腳兒。他們都是妖精，看熱鬧吧。咱倆下去幫一幫場子吧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要命不要命哇？」大姑娘的大桿子猶如蛟龍出水，滑、拿、繃、扒、壓，將大桿子顛活啦；二姑娘的畫桿戟玉麟翻身，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兩條傢伙纏繞在一處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大桿子要砸腦袋去啦，乾啦，乾啦。要死，要死。閃開啦，閃開啦。」二姑娘畫桿戟又直刺大姑娘喉嚨咽喉。傻小子又說道：「得啦，穿桃紅的活不了啦。你看又躲開啦。別看這兩女子，這樣有能為，我下去一踩小腳，他們就得趴下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也得踩的著哇。你別大聲說話，要叫人家聽見，我們是甘受其苦。」楊香五語至此，遂由山石影壁飄身下來，繞到東房，由東房又來到北上房前坡。那北上房前出廊簷後有廈，遂打瓦簷上往下一滾，繃在椽子頭下，頭朝東，一隻手扶著瓦簷，一隻手掙著椽子頭，兩灑鞋尖繃住西邊椽子，使了個珍珠倒掛式。金頭虎還自言自語說道：「楊香五，這大桿子橫腰，那位姑娘腰要折。」賈明說著話，抬頭留神一看，楊香五在北房椽子頭上繃著呢。金頭虎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多巧哇，我要那麼一繃，叭噠就許掉下來。不管他呀，我還是看熱鬧呀。」就看那二姑娘在東南用畫桿戟一點大姑娘胸前，大姑娘在西北用大桿子往下一砸，一丈有餘的大桿子剛往下砸的時候，二姑娘的畫桿戟早就抽回去了。二姑娘那條戟往大姑娘胸前點去的時候，本是虛的，大姑娘的大桿子手一砸的時候，二姑娘早將身形向北一縱，畫桿戟直奔大姑娘粉頸點去。畫桿戟看看點到大姑娘粉頸之上，大姑娘將大桿子向肘後一撤，托天式向上一抬，將二姑娘畫桿戟托出二尺餘高。賈明此時看得如醉如癡，看到妙處，竟忘了身在何處，不由得叫了一聲：「好！」這一聲好喊叫出去，二位姑娘忽聽有生人喊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忙將傢伙放於塵埃，二人縱在老者背後，臊得粉面通紅。此本是後寨，向來清靜，沒有外人進來，除去蒼頭與小童、丫環、婆子之外，更無閒人。賈明這一喊好，老者心中詫異，遂大哼了一聲：「什麼人這樣大膽，在此放肆無禮！」賈明在影壁牆上就答了話啦：「是我呀，問什麼？」老者抬頭一看，急忙甩大氅，方要奔影壁牆捉拿傻小子，金頭虎一抬手指著楊香五說道：「老頭別奔我來，你看房簷上那個離著你有多近哪，你為何捨近求遠哪？」老者向房簷上抬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就是他嗎？」用手一指，只見楊香五隨手而落，栽倒塵埃。過去二位姑娘比武打惱了，都是老者給排解。老者排解的法子，常常用袖箭打那三個蠟燈的蠟花。不將蠟燈打滅，專將蠟花打去，那蠟燈明亮異常，大家一樂。或者老者抄起大兵刃，耍兩趟絕藝，也許大刀，也許大槍。要不然兩個姑娘，姊姊不讓妹妹，妹妹不讓姊姊，打得是難解難分。這老者必得了一回事，才算完。所以方才對楊香五一搶手，指著說道：「就是他嗎？」老者的袖箭暗中打出去啦。打燈花都能夠成，若是打人還打不上嗎？所以楊香五隨著老者手一揚，就落下來啦。

楊香五身穿夜行衣靠，綢子靠身，係著硬腰帶子，老者這一袖箭打巧啦，正打在楊香五軟肋梢上，五層綢子都打透啦。楊香五一覺疼痛，打了一個寒戰，由椽子頭上掉下來啦。掉在塵埃，一挺腰，就地十八滾，方要起來，二姑娘過去說道：「躺下吧。」窄窄金蓮，正踢在楊香五腰上。楊香五方要起來，又鬧了一個爬虎兒。兩個老蒼頭，兩個丫環過來，將楊香五寒鴨兒水，四馬倒攢蹄捆上。老寨主一看楊香五瘦小枯乾，咬牙切齒。

此時賈明見香五被獲遭擒，遂奔東南躡房越脊，拚著命跑下去了。一童子上前要追，那老寨主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不必追他，他奔東南方跑去，他那是給你哥哥送禮去啦。就憑這樣人，才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也敢竊探蓮花湖嗎？」此時那小童與老蒼頭都齊聲說道：「跪下！」楊香五心中暗想：勝三爺的門人，為什麼跪一個山大王山賊之輩？倘若要是給山賊下了跪，就算是山賊將我放了，豈不辱沒了我老師的威名？此時，姑娘、婆子們已經都進到上房屋中去了，楊五爺的袖箭，在由房簷掉在地上的時候，自己就拔下去啦。且說老寨主一看，楊香五立而不跪，說話強橫，一打量他渾身上下，只見他頭戴馬尾透風巾，魚鱗倒灑千層浪，青緞色綁身短靠，寸排白骨頭紐子對襟，一掌寬的青緞子英雄帶，青綳腰圍子，青緞色滾褲，青緞子裹腿，青緞子護膝，軟絨的青襪子，青緞的搬尖魚鱗大灑鞋，倒納著千層底，身不滿四尺，瘦小枯乾，短眉毛，似有如無，三角眼，黃眼珠，高顴骨，大下頰，身體枯乾如柴，兩腮無肉。

老者一看其貌不揚，心中不悅。一看腰圍子凸凸壅壅，倒剪著二背站立在眾人之下，毫無懼怯的情形。老寨主叫道：「龍兒，虎兒，搜搜他的腰，看看有什麼東西沒有？」二童子過來一搜，由楊香五腰中搜出火折、火扇子、問路石，又搜出薰香盒子一架。兩個小童不懂得什麼是薰香盒子，遂遞給老寨主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您看這是什麼物件？」老寨主接在手中，將螺絲蓋擰開，一開裡面有薰藥味，不由得飄鬚大怒道：「啊？」老寨主啊了一聲，心中暗道：「這賊必非好人，不然身帶薰香盒子？帶此物的賊人，多是下五門採花之輩。現在我這有如花似玉的兩個大姑娘，不用說啦，這小子一定是前來採花來啦。」老英雄思索至此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。萬惡淫為首，遂叫道：「將這混帳東西架到南邊，綁在柱子上。」兩個老嘍卒遂將繩子找來，將楊香五架到明柱旁，用繩子先將楊香五兩腿捆在明柱之上，又將兩條胳膊，也綁在明柱之上。老嘍卒綁完了楊香五，老寨主又吩咐道：「龍兒，虎兒，去取牛耳尖刀，養魚的木盆，木盆內盛滿了淨水。將醋盆亦都拿來，大髒水桶也預備好了。再取剪子一把，小鉤子一個，將這廝開膛破腹掏心，老夫要飲酒取樂。」兩個小童不知道為什麼要將楊香五這樣處死，惟有兩名老嘍卒心中明白。當時七手八腳預備齊整，又要雨衣一件。兩個老嘍卒心中說道：「這樣一個瘦小枯乾的孩子，長得連尺寸都不夠，還要找便宜呢？」楊香五心中惱

怒：連話都不問，他已然說開膛破腹。我要說我師傅勝三爺在後山，傻小子賈明賣了我啦，我不能賣了我師傅與我師兄弟。也就是一死方休呀，我死後倘有魂魄，閻羅殿前告傻小子兩狀。

楊香五思索至此，遂閉目等死。又聽兩個老嘍卒說道：「咱們老寨主都有二十年不吃這個菜啦。咱們這位大師父，也沒做過這個菜。」

原來，這開膛總得冷水澆頭，由肚臍上，牛耳尖刀一紮，遞進不到半尺，刀刀朝上往上一挑，心肝肺自然就落下來啦。

拿小鉤子將心鉤住，那心中有一大血管，有手指粗細，把血管剪斷，在涼水盆裡一洗，將鮮血拔出，放到醋盆之內。醋盆中有鹽罐花椒，用醋一泡，然後拿到廚房去，再做成菜。且說那老嘍卒對著另一個老嘍卒說道：「將心摘下來，咱們二人還得上廚房去一個人。皆因為這位大師傅沒做過這個菜，叫大師傅給切成薄片，再用涼水拔白了，然後再用炒菜的小鍋，將小磨香油熬開。花椒、大料、蔥、姜、蒜全都預備好了。蔥要半寸多長，獨頭蒜切成薄片兒，把人心片先往鍋內一倒，蓋上鍋蓋，要不然活人心片往外跳。用點白醬油團粉，倒點湯一溜，此物外脆裡嫩，比羊肉、牛肉、鹿肉都嫩，這才叫醋溜人心片。要做人心湯，鍋裡水先熬開了，將人心片向裡一倒，見一個開兒，倒在海盆之內，裡邊放點酸菜末、蕪菜末，加點香菜末，再放上胡椒面兒。這兩樣菜乃是太補之物，比人參肉桂湯強之百倍。」楊香五聽得明明白白，心中不住思索：賈明你可要了我的命啦，我可不能提出別人來。老嘍卒語畢，手拿木瓢，盛涼水要澆頭。那個老嘍卒道：「把頭巾絹帕給他摘去，你別忙啊。」這個嘍卒遂放下水瓢，將楊香五頭巾絹帕摘下，往旁邊一扔，十字絆英雄帶解開，青緞色短靠寸排骨頭紐對襟。哪有工夫解鈕扣？由領窩那裡一伸手，連靠身的細白綢子小褂子，用手一扯，撕為兩開，將衣服往左右一掖，露出前胸。這個老嘍卒，遂又盛了一瓢涼水，往楊香五頭上一澆，又盛第二瓢從頭上又往下一澆。冷水澆頭，不亞如懷抱冰，楊香五心中突突亂跳，眼往西南一看，心中叫道：「老恩師，黃三哥，我要與眾位永別了。」再澆第三瓢水，楊香五心中可就糊塗了。兩個老嘍卒將髒水桶提在香五胸前，一個老嘍卒提著雨衣，放在髒水桶中一尺有餘。雨衣放在髒水桶中做什麼呢？皆因為開膛的時候，牛耳尖刀往肚臍眼中一紮的時候，那血必然往外一噴，那雨衣為著是擋著血，不叫噴在人身上。且說這老嘍卒用瓢盛涼水給楊香五澆頭，澆到第三次上，楊香五已經暈過去啦。只見那老嘍卒用手指一點楊香五的肚臍眼兒，牛耳尖刀刀朝下一順刀，刀背朝上，方要遞刀之際，就聽「噯呀」一聲怪叫，撲咚一聲響，由房簷上落下一物。老嘍卒趕緊撒刀抽身，將身形一閃，要不然此物落在老嘍卒身上，必得將這老嘍卒砸死無疑，幸虧老嘍卒躲閃得快，未將老嘍卒砸死。此時老嘍卒可就顧不得開膛啦，就聽一聲喊叫：「小子，蓋這麼高的房子，將爺爺屁股都給墩壞啦。」老寨主一聽，有人喊叫的聲音，遂過來問道：「方才叫好是你嗎？」傻英雄答道：「不含糊，不錯，是我。老賊咱倆滾滾吧。」

賈明因何去而復返呢？因捆楊香五的時候，傻英雄縱下山石影壁，往東縱上房去，往東南躡房越脊，奔命逃走。越過三層房去，一看東南西北中俱都是寨子，金頭虎心中暗道：「這別就是四十寨吧？我不去啦。倆姑娘比武，因為我叫好，把楊香五叫人家給拿住啦，我回去看看楊香五去吧。」傻英雄思索至此，仍由舊路繞到北上房後坡，躍身上房，來到前坡，往下觀看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金頭虎遂臥伏在瓦簷上，探頭往下一看，正在給楊香五涼水澆頭。傻小子心說：「這是給楊香五洗澡呢。」又看老嘍卒右手提牛耳尖刀，左手二指一點楊香五心口窩，撒二指，右手遞刀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要乾，這要是把楊香五宰了，我到後山見了我勝三大伯我說什麼呢？」金頭虎往下一探身，大肚一沉，腦袋朝下，離地三四尺，往上一疊腰，屁股落地，「啊呀」一聲，喊叫道：「這麼高的房，把屁股墩壞啦！小子們。」老寨主一聽聲音，這才問道：「方才叫好是你嗎？」金頭虎遂答道：「不含糊，是我。老賊咱倆滾滾哪？」

老英雄用大槓，縱身形對著金頭虎當頭一掌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把老賊的腕子一捋，捋住就把他拋出去啦。」拍手一捋老英雄腕子，那知老英雄頭一掌乃是虛招。老寨主下邊一腿，直奔金頭虎踢去，靴尖一點金頭虎的肚腹，金頭虎借著燈光，看得明白，遂說道：「老賊小子，還弄花招呢？我拿肚子一拱，把老賊拱個屁股墩。」金頭虎思索至此，不但不躲，拿大肚子向前一拱。金頭虎覺得腹中疼痛，往後一退，金頭虎倒鬧了一個屁股墩兒，咕咚一聲，坐在塵埃。金頭虎納悶道：「老賊小子，你是大力神哪？」老英雄過來一捋他頭巾，金頭虎頭巾絹帕俱都沒有，老寨主抓住金頭虎沖天杵小辮。金頭虎一晃腦袋，沒有晃動，老寨主往懷中一帶，金頭虎鬧了一個狗吃屎，臥伏在地。老寨主抬腿一踢他的後脊背，金頭虎喊道：「老賊別踢啦，我上吐下瀉，大肚子要破啦！」老寨主遂說道：「拿繩子來捆他。」兩個老嘍卒與兩個小童拿過繩子來捆賈明，金頭虎喊道：「你們不用手忙腳亂，大家動手，給你們捆吧。」

金頭虎自己將胳膊向後背，老嘍卒用繩子將金頭虎縛住二臂。

老嘍卒又要捆腿，老寨主說道：「不用捆他的腿啦，就此把他捆那邊柱子上吧。」兩個老嘍卒將他扶起來，往西一推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不用推，不含糊，我自己走過去吧。」金頭虎自己走至西邊明柱，兩名老嘍卒先將金頭虎二手綁在明柱之上，又將雙腿也捆在明柱之上，又要將他頭髮打開。老嘍卒一看，金頭虎頭髮甚短，金頭虎的沖天杵約四寸餘長頭髮，不能向明柱上拴。老嘍卒叫道：「老寨主，他的頭髮半尺來長，拴不了明柱上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不用拴他頭髮啦。一個人心有了炒菜啦，沒有作湯的，這回兩個人心，可就夠用的啦。」金頭虎頭髮未拴在明柱上，腦袋還能夠隨便晃搖，仰著頭看楊香五道：「小子你睡著啦？你怎麼不言語啦？」又叫道：「老賊你看我有多胖？我的心大。你看那小子瘦小枯乾，他哪有心哪？」老寨主聞聽，怒目而視說道：「先開他的膛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開吧，繃了你的刀。你有那麼快的刀嗎？」老寨主聞聽，心中詫異，怎麼還繃了刀哇？遂站起身軀走到金頭虎面前觀看。老寨主借著燈光觀看金頭虎：雷公嘴，狗蠅眼，一臉面黑麻子，正頂門上黃不黃白不白一個圈。老寨主心中方寸：此人必有金鐘罩。凡金鐘罩都是童子功，橫練不能貪淫，我這大年紀，別誤傷了好人。老寨主皆因為從瘦小枯幹那人腰中搜出了薰香盒子，所以認為他們是採花之賊，因此才要將他開膛破肚。採花之人哪能有金鐘罩橫練之功？這個矮胖子決非採花之人，別誤殺了好人，採花之人決不能與不採花的好人走一堆去。

老寨主思索至此，遂對著金頭虎大聲叫道：「老寨主刀下不死無名之鬼！」傻英雄說道：「小子嚇我一跳。你不認得我呀？我們家裡都認識我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們家裡若不認識你，你活著有什麼意味？你姓什麼？家住哪裡？」傻英雄遂說道：「老賊你要問我的姓名？你站穩些，別嚇壞了你。咱祖居賈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外號金頭虎。我有一個兄弟，叫賈亮，你怕不怕？小子。」金頭虎說話字句不正，老英雄一聽他說得糊塗不清，因問道：「你是賈柳村黑驢寨的人氏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要唱戲嗎？我是賈柳村黑驢寨人氏呀。」老寨主又問：「賈柳村黑驢寨，我有一門子至親，你可認識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賈柳村姓賈的多，外姓的少，有名的便知，無名的不曉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我的親戚那是赫赫有名。因南七省有我兄長勝英，不顯我的親戚；我那勝三哥不在南七省，我的親戚在南七省就數一數二了。我那親戚是少居逢虎山，明清八義排行在七，姓賈人稱鑽雲太保，雙名斌久。你認識嗎？」金頭虎不說人話了，好談諧，答道：「那要不認識，還活個什麼意味呢？」老寨主問道：「你說話我聽不明白，你也姓賈嗎？那是你近門當戶，還是遠門當家？」

金頭虎笑道：「那是我們家中的手藝人。」老英雄聞聽，一飄黑鬚，心中說道：「姐夫啊，姐夫啊，你專能作消息埋伏。走輪轉弦，自行人，自行車，自行馬。十數年你我弟兄未見，大概你是家中貧寒，給人家作了消息埋伏啦。此梳沖天小辮的說道，你是他家之手藝人。」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遂問道：「給你家裡作的都是什麼埋伏消息？」金頭虎笑道：「蓮花湖的老賊，那是咱們倆人的爸爸。」老英雄唾他一口：「呸，你是那個明兒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兄弟叫亮兒啦。」老英雄聞聽，說道：「比你小，比亮兒大，你有個妹妹名叫賈秀英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錯呀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母親於氏太太呢？」

傻英雄說道：「不含糊呀，我姥姥家也姓於呀。」老英雄回思舊景，十二年姐弟未曾來往，不覺暗暗傷情。

諸位要問因何親娘舅外甥對面不相識呢？皆因十二年前壓寨夫人病故，只留下二女，大姑娘金鳳六歲，二姑娘銀鳳四歲。

老寨主四十餘歲，中年喪妻，疼愛兩個姑娘，不肯續弦，在蓮花湖辦喪事，帶著兩個姑娘、婆子乳母和兩名老嘍卒，兩個姑

娘坐著轎車，於爺騎著座騎，探視趕奔賈柳村。兩個姑娘到了姑媽家，自有賈宅丫環、婆子、於氏太太，迎請姑娘與乳母到了內宅。賈七爺與於豐恒姐夫郎舅在前院書房，喝茶吃酒談心。賈七爺叫道：「賢弟，你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。大概你們佔山為王，必有損傷陰德之事。賢弟，蓮花湖為首人多心不齊，你不如棄了蓮花湖，歸賈柳村。你願意咱們弟兄在一塊住，可以你我弟兄一宅分為兩院，外甥是甥兒，娘舅是舅父，再說有二位姑娘，女婿有半子之勞，久後必有扛幡架靈之人。如賢弟你不願意，西邊有寬闊之地一段，兄弟那無窮的富貴，蓋上十間二十間房，可以樂守田園。為綠林道無有前程。」於爺說道：「姐丈，我是初創蓮花湖之人，以水旱田園為業。水旱地有幾百頃，不劫不搶，不竊取偷盜，一年的出產，二年用之不盡，豈容易一旦割捨？」賈七爺身量矮小，心中有點辣，又是姐夫內弟，喝著酒偶然閒談，賈七爺不覺帶氣道：「賢弟，你要在蓮花湖為山大王，這個地方你來大不方便哪。我家中來往者，俱是俠客劍客，當時的豪傑，保鏢護院的師傅，沒有山大王來往，大王的俗名就是山賊。」於爺聞聽，面上有點不好看，說道：「姐丈，我非來在賈宅求貸，我帶著兩個姑娘是探親而來。」

姑娘看望姑媽來的，我是看望姐姐來的。您府上門限高，不在您這裡住，也不是不成啊。」姐夫郎舅忽然說僵啦，於爺跟嘍卒叫家人：「套車，咱們回蓮花湖。」於氏太太一看丈夫和親兄弟兩人僵上火兒啦，可就為了難啦，說丈夫不好吧，又怕對不起丈夫；說兄弟不好吧，又怕對不起兄弟。他們兩人當時都在火兒正大的時候，這樣藕斷絲連的至親，真是沒有法子說話。

於氏太太心中暗想，還是叫兄弟暫回蓮花湖吧。所以後來，於爺總沒有上賈柳村去。因為蓮花湖距離賈柳村二百餘里的旱路，姑娘也已經長大成人啦，出遠門也太不便利。比如不要緊的親戚，愈走動來往愈親近；親姐妹，親兄弟，雖然是至親，您不走動來往就冷淡了，因此十二年沒有來往。此事勝爺並不知道，於、賈兩家乃是骨肉至親，勝爺若知此事，於豐恒乃是勝爺的盟弟，賈斌久乃是明清八義的七爺，也是勝爺的盟弟，勝爺也就給兩下了結啦。但是勝爺不知道他們兩家的事，因此兩下弄成騎虎難下啦，誰也不好意思先看望誰。於豐恒在蓮花湖年老，思想親戚骨肉，就有這一門至親，思想起來，暗中落淚。在十二年前的時候，與賈柳村黑驢寨時常的來往，大外甥賈明，小黑胖子，長得很俊，那知道賈明十四歲上出天花，生了一臉面的大麻子。練金鍾單練橫啦，練成了矮胖子，怎麼不像人樣。

他這麼打扮，梳著沖天杵小辮。小時候極好看的孩子，怎麼長糟了呢？今日也是合該甥舅相見，金頭虎夜探蓮花湖被獲遭擒，老寨主有一分好生之德，看出金頭虎有金鍾單鐵布衫的功夫。皆因為練金鍾單鐵布衫的人，不會是採花姦淫，故此老英雄問他為何來到蓮花湖。若不是有金鍾單，老英雄也就不問啦，必然以為是採花賊，也就給宰啦。老寨主這一問，金頭虎說出姓名，老寨主一聽，嚇了一跳，幾乎將親外甥開膛。老英雄一傷心，落了幾點英雄之淚。皆因為甥兒舅父的關係，老英雄叫道：「啊呀，甥兒啊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說，孫子，你找我的便宜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孺子不要胡說，我乃是你的親娘舅於豐恒。」老英雄趕奔近前，親解其縛。金頭虎說道：「爺是舅舅哇？我早就看著像我的舅舅似的。我給舅舅磕個頭吧。」

金頭虎說畢，跪在塵埃，給老寨主磕了一個頭。

老英雄眼含痛淚，說道：「你那母親，我那姐姐可曾安好？」

你天倫，我的姐丈身體可曾健壯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都好哇，問爺好呢。您幸我是真幸呀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我也得認識你呀。方才我是不認識你之故，所以要宰你。為什麼你說應當宰你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們唱大鼓書的常唱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唱些什麼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東莊不敢上西莊去，怕姥姥鍋裡煮外甥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冤家胡說。」老英雄遂叫：「化龍、化虎過來，見過你表兄。」又說道：「賈明，這是我堂兄弟去世留下這兩個小孩，乃是雙生之子，一個叫於化龍，一個叫於化虎。」老者語至此，遂指著兩個小童道：「你們三人乃是表兄弟。」二位少寨主過來請安，拜見了表兄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不用磕頭啦。」二位少寨主說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渾小子，兄弟，我不會說話。」於爺這才手指東邊明柱問道：「明兒，這是何人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不認識這個瘦小子嗎？他叫楊香五。他可壞極啦，你將他宰了吧。」於爺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不是一同來的嗎？」金頭虎說：「不錯呀。」於爺說道：「既是一同來的，豈能害他？他是何如人也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是明清八義、我六大爺的兒子，還是我勝三大伯的徒弟。」於爺說道：「賈明你不說人話，此人乃我楊六哥之子，又是勝三哥的徒弟，我敬還敬不到呢，我焉能殺他呢？」於爺遂叫兩個嘍卒快去解開綁繩，攙扶著在院中走。兩個老嘍卒遂將楊香五由明柱上解下來。楊香五乾枯的身子，雖然冷水澆頭，也只是昏迷一時，解下來自然還能動作。金頭虎遂對楊香五說道：「要沒我，你就叫人家給宰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不用答理我，沒有你，我還叫人家拿不著呢。」老寨主於豐恒過去說道：「香五，我可不知你是我六哥之子，不要怪罪老夫，不知者不怪罪。」又說道：「你們二人深夜來此蓮花湖有何事呢？要是別人，我不能向屋裡讓。」

遂叫道：「二位少寨主，將你楊五哥陪到西廂房，給你楊五哥找一身乾淨衣服換上，把撕的衣服縫好了。」二童子把楊香五領到西廂房，等楊香五換好衣服，老寨主這才將楊香五與金頭虎讓到上房屋內。老寨主說道：「明兒，方才比武那兩個姑娘，乃是你的表妹。叫他們出來，我給你們表兄表妹引見引見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舅舅，你別招呼那個玩藝出來，也別給我們引見，我向來不見娘們。」老寨主聞聽，賈明說話天真爛漫，不知道南北，老寨主也樂啦，遂說道：「明兒不要胡說，那是你的表妹，乃是姑娘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姑娘長大了，還不是媳婦嗎？您別給我引見，我見人害羞。」楊香五見老寨主說那二位姑娘乃是賈明的表妹，楊香五可就想起山石影壁牆上的話來。

皆因為在影壁牆上賈明說玩笑話，他說穿桃紅的給楊香五作媳婦，穿灰色的金頭虎自己要作媳婦。到了此時，方知道是至親表兄妹，楊香五此時一想金頭虎在影壁牆上的話，向著金頭虎可就可笑了。金頭虎一看楊香五在那裡笑，心中明白，遂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要樂，我打你。楊香五小子，你滿心裡找我便宜。」老寨主於豐恒不知道金頭虎、楊香五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遂問賈明道：「什麼事，明兒？」金頭虎聞聽，那說得出口來呢，遂答道：「舅舅，您別問我們倆人的事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他那裡樂是找我的便宜，您別問啦。」金頭虎又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要再樂，我跟你滾滾。」楊香五一看金頭虎真要火啦，趕忙說道：「我不樂啦，你別又滾滾，有本事別跟我，咱們幹什麼來的說說吧。」老寨主遂又問道：「明兒，你們兩人究竟這黑夜之間來在蓮花湖有什麼事呢？」金頭虎遂說道：「我們是探蓮花湖來的。我勝三大伯叫人家給告啦。那個原告叫什麼小老鼠，那小老鼠將皇上的什麼玩藝給偷來啦，將那玩藝拿到蓮花湖來啦。有一個大官叫我三大伯給拿那個小老鼠，把皇上的玩藝給找回去，如若我三大伯找不著玩藝兒，拿不著小老鼠，那大官就得拿我三大伯治罪。」老寨主聞聽金頭虎說話，糊裡糊塗，也不問金頭虎什麼小老鼠，是怎麼一回事啦。老寨主遂又問他說道：「探蓮花湖是你們二位來的嗎？還有別人呢？現在我勝三哥在哪裡呢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就是我們倆人，誰敢來呀？我們來好些個人呢。」楊香五見金頭虎都要說出來，楊香五乃是精明強幹之人，遂暗中向金頭虎擺手，不叫金頭虎說出後山那些人來。金頭虎一看楊香五擺手，遂說道：「楊香五你不用擺手，這是我舅舅，告訴我舅舅怕什麼的？」遂又接著說道：「我們來了十餘位呢，我三大伯也來啦。」

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臭頭腐都來啦，現在後山呢。我三大伯叫我們倆人先進來探探，有小老鼠那個賊沒有，要是有小老鼠那個賊，我三大伯他們再進來拿賊。」老寨主見金頭虎說話不明白，遂問楊香五道：「你們大家是怎麼進來的蓮花湖呢？」

楊香五未及答言，金頭虎接口說道：「您要問我們怎麼進來的蓮花湖？說起來太巧啦，蓮花湖的漩渦水，我們爺幾個誰也不敢晃。我三大伯正在為難進不來的時候，可巧來了個摸魚的兒子。我三大伯一問他，他說姓高，還是我三大伯的姪子輩呢，我三大伯叫他將我們一個一個的背過來的。都說好啦，三更天後，他還來把我們背出去呢。」老寨主聞聽說道：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真有如此水性之人哪？」老寨主遂又向楊香五說道：「楊賢姪，我與勝三哥都是至友，與你父都是莫逆之交。方才明兒所說的話，我聽之甚不明白，你將內中情形從實對我言講一遍，我自然叫你回去，對你恩師有個交代。」楊香五聞聽，遂又向前施禮答道：「於老寨主既與我之恩師八拜之交，又與我天倫是至友，豈敢隱瞞老寨主？皆因為現有飛天鼠秦尤盜去當今萬歲爺的國寶、正宮國母的

珍珠汗衫，在多寶閣題詩，將我之恩師告下。欽差大人清潔廉明，暗中訪察，知道我之恩師俠肝義膽，賊人有心陷害我之恩師，欽差大人奏聞當今聖上，即命我之恩師為原辦案之人，我之恩師現在奉了聖旨捉拿盜寶的賊人。」老寨主問道：「怎樣告下你的老師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那賊人由多寶閣將寶盜去，在多寶閣內留下詩句：『飛簷走壁逞剛強，天下第一某無雙。鼠踏山峰如平地，盜寶之人在兩江。』下有一行小字：『百拜明君聖主，如明此案，捉拿十三省總鏢頭便知分曉。』乃是四句冠頭詩：飛天鼠盜。我之恩師聽說飛天鼠是秦尤的綽號，那秦尤卻是替父報仇，秦尤與韓寨主有金蘭之好，大概此賊必然落在蓮花湖內，所以我的恩師帶領我們兄弟前來夜探蓮花湖。不想被老寨主拿獲了。」

老寨主聞聽說道：「勝三哥來晚啦，飛天鼠秦尤果然落在此山。但是現在走了三天啦，勝三哥要早來三日，可就將他堵在蓮花湖了。那秦尤於春正月間，曾由蓮花湖起身他去，由前五六日回歸蓮花湖。他對韓秀說道，他有無價之寶，欲送與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，作為壓寨之寶。並叫韓寨主約請五八四十寨寨主，以及各寨賓朋，十二寨老寨主，他必須當著眾寨主面前獻出此寶。韓秀聞聽，遂問他此寶由何得來？並問他這些日期上哪裡去了？他對韓秀說道，由春正月去到北京，並在北京作下了一件驚天動地之事。韓秀因為朋友之面難卻，他非要當著蓮花湖眾寨主獻寶不可。第三日韓秀遂邀齊五十二寨寨主，齊聚在聚義廳上。秦尤當著眾寨主，由身上取出黃包裹一個，打開黃包裹，內有硬木小匣一隻，將硬木匣抽開，取出一杯一盞，又由包裹內取出一件珍珠汗衫。那秦尤當眾說道：『此杯乃是九龍杯，此盞乃是九龍盞，此汗衫乃是正宮國母之珍珠汗衫。愚兄此次去到北京，在當今萬歲多寶閣內盜出杯盞，又到深宮院內盜出國母珍珠汗衫。愚兄隻身飄流，要此物無有用處，愚兄願將此物奉送與賢弟。賢弟乃是蓮花湖總轄寨主，德高望重，收下此寶作為壓寨之物，愚兄一點微忱，盼望韓賢弟當著眾寨主收下此寶。』韓秀聞聽，當時面沉似水，對秦尤說道：『秦仁兄，非是小弟膽小，不敢收留此物。你想當今萬歲丟了心愛之物，必然十三省一體嚴拿。此物關係重大，將來事犯，慢說是正犯，小弟就是打一場嫌疑官司，都打不起。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鉤，小弟不敢收留國寶。』當著眾寨主之面，韓秀這一席話說出，秦尤臉面之上甚為難堪。韓秀語畢，秦尤遂抽出匕首尖刀，斷去桌角，說道：『我與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國寶我帶著走，從此算韓寨主你沒有姓秦的我這個朋友。』飛天鼠秦尤語畢，遂出離蓮花湖，今日已經走了三日啦。當時秦尤走後，正值蓮花峪寨主林士佩山破人亡之際，韓秀將林士佩兒妹接到蓮花湖內，韓秀遂將此事與林士佩說。林士佩道：『要是捉拿秦尤，必然委托勝英無疑。倘若勝英來到，傳諭四十寨寨主，將埋伏預備停妥，如有捉住勝英者賞銀千兩。』老夫此話，俱都是實言，毫無虛語。你們兄弟趕緊回到後山，告訴勝三哥趕緊走，秦尤不在此處了。倘若被韓秀知道，必然追趕。蓮花湖勢大人多，嘍卒萬餘，寨主四百餘位，眾寡不敵，那時為之奈何？我在此山身為老寨主，茶來張口，飯來伸手，我若是幫助韓秀，失去了我與勝三哥締盟之義；我要是幫助勝三哥，豈不叫本山的寨主笑罵我不仁不義？你們告訴勝三哥趕緊上山，就說我也不看勝三哥啦，你們給勝三哥帶兩句話去，就說我奉送的。你們大眾出了蓮花湖之時，如同撞破玉籠飛彩鳳，扭斷金鎖走蛟龍。若是身在蓮花湖內，好似鯉魚落在千層網，彩鳳投入鋼鐵籠。你們哥倆快出後寨見勝三哥，替我請安問候吧，我實不能拜見，叫勝三哥多多原諒我之苦衷。』賈明道：「咱是舅舅外甥，也不管頓飯嗎？」老寨主道：「韓秀探子太多，我若多留你在此，叫韓秀探去，豈不是反不美了？咱爺們不在吃頓飯。」賈明道：「不給飯吃，您給弄幾十兩銀子也是好的。」楊香五道：「於叔父您別理他啦，他向來不說人話。」於爺說道：「我看你們還由此處出蓮花湖後寨，千萬謹慎小心。楊賢姪，愚叔不多囑咐了。」二英雄這才拜辭於豐恒老寨主，由原路而歸。

楊香五在前，躡房越屋，滾脊爬坡，出離後寨牆，向西南而去。忽然由對面來了一個黑影，楊香五叫道：「賈明，前面來了一個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用問啦，必定是蓮花湖的賊，我拿石子砍他。」楊香五低聲道：「別砍別砍。咱們人都在後山呢，也許是咱們人。」那對面之人，遂問道：「來者是楊五弟、賈賢弟嗎？」楊香五一聽，對面是三太的口聲，遂問道：「對面可是黃三哥？」三太答道：「是我。恩師放心不下，派我前來探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喝，黃三哥，裡面熱鬧極啦。我一叫好，叫人家給抓住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刻下四更將近，老師放心不下，皆因為你們二位去的工夫太大啦。」弟兄三位說著話，即奔後山鬆林內，來到勝爺面前。勝爺一看楊香五、賈明甚為不悅，遂問道：「你二人為何這時才回來？叫我放心不下。」金頭虎一看勝爺，著急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楊香五惹了禍啦。人家姑娘妹妹比武，他在暗地叫好，叫人家抓住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香五乃是細心之人，他不敢叫好，你這傻孩子說瞎話吧？必是你叫好了吧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桿子破畫桿描銀戟，我看到妙處，心裡一叫好，嘴裡喊出來啦，叫人家拿住啦，將我二人要開腔摘心飲酒。那老頭一問姓名，一問我叫什麼東西，三大伯還是您高明，原來是我的舅舅。我舅舅一聽說我是賈明，趕緊就將我們放啦，楊香五是我舅舅的盟姪。把我讓至上房內，說小老鼠把皇上玩藝給那個賊頭，那個賊頭不敢要，小老鼠把桌子斷了一角，割袍就走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說的都是什麼？亂七八糟。」傻小子要是砸鍋的時候，他說話辦事，明白極啦。楊香五接言道：「我於叔父要出寨拜望您，尤有許多的不便，叫我們代表給你請安呢。那秦尤前五日由京中回到蓮花湖，韓秀問那秦尤上哪裡去了，秦尤說道：『我方由北京回來。』那秦尤對韓秀說道：『小弟在北京得了三種無價之寶，明天聚集眾位寨主，愚兄當眾獻寶。』次日中央大寨齊集各寨寨主。各位寨主齊集在中央大寨酒席筵前，總轄寨主問道：『寶在何處？』秦尤打開黃包袱取出三種物件，兩件雅似小茶杯，玲瓏透體，光華奪目，世間罕有。秦尤說道：『這是康熙萬歲的九龍杯，這一宗是康熙萬歲的九龍盞。』又取出了一件寶珠的汗衫，說：『這是康熙萬歲正宮國母的珍珠寶衫。這三宗寶物萬金難得，我將此三寶，奉送賢弟鎮壓蓮花湖。』韓秀一看，滿面通紅，遂說道：『身為綠林已經犯了法啦，再作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子，那還了得？康熙聖主乃是一代明君，豈能容此？必然旨意下來，十三省一體嚴拿。我要收下此三寶，乃是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鉤。我要與你打一場嫌疑的官司，我都吃罪不起。兄長速將此寶拿去，並且不可久往蓮花湖。』秦尤惱羞成怒，遂亮出匕首，竟將桌角斷去，言說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，叫道：『韓賢弟，哥哥這就走。』我於叔父說前三日秦尤出了蓮花湖，攜寶而遁，不知所往。我於叔父說道：『秦尤已走，您跟蓮花湖沒有什麼交涉。秦尤走後，林士佩即到了蓮花湖，殘敗的嘍卒也都歸在蓮花湖啦。林士佩知道此事，遂對韓秀說道：『此案必然勝英辦理無疑。』林士佩懸賞千兩，如果拿著勝英者，領賞千兩，各寨預備埋伏，俱都預備好啦，專等你老人家呢。於叔父說道：多多拜上勝三哥，趕緊出寨，實不能面見你老人家，倘然起了交涉，恐怕眾寡不敵，反為不美。我於叔父又說，要幫著咱爺們動手，他乃是蓮花湖頭一位老寨主；要幫著蓮花湖打，他乃與你八拜之交，又與賈明甥舅之情，這豈不是為難嗎？我於叔父拜勸你老人家，說咱爺們身在蓮花湖，好比鯉魚在網內，飛鳥投入籠中。若是出離蓮花湖，我於叔父送給咱爺們兩句話：撞破玉籠飛彩鳳，扭斷金鎖走蛟龍。」勝爺聞聽笑道：「三太，你等來看，老夫結交天下賓朋，到處有用。蓮花湖已探明白，你我爺幾個快走。」

爺兒十數位將站起身形，忽然後山嶺一陣風沙，江水蕩漾。

金頭虎喊道：「天氣晴和，滿天明亮，忽然颳起怪風，這是鬧鬼吧？我可怕神怕鬼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哪有此事？這是後山大蟲，龍虎鬥，虎豹興風。」話言未了，出嶺上撞出一隻猛虎，張牙舞爪，盆大之口，兩隻眼睛似兩盞明燈，由山嶺上跑將下來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快上樹吧！要不然拿你們當點心吃了哇！」楊香五道：「你在蓮花峪打豹，怎麼打來著？」傻小子道：「打豹是在圈裡，老和尚給我九環劍靴啦。此是山野，真老虎要吃金頭虎。」勝爺一看，他們小弟兄俱有驚恐之色，遂說道：「此物乃山中群獸之王，人皆畏懼，你們小弟兄不要害怕。三太你學了一會子鏢，咱爺們迎門三不過，三隻金鏢專降猛虎。」說著話老英雄轉身迎將上去，虎由上向下飛跑，勝爺由下向上迎去，人虎對面，相隔至三五丈遠，勝爺轉面向東，轉身掏出兩隻金鏢。勝爺向外掏鏢的時候，那虎已距離老英雄兩丈餘遠，前腿一縮，後腿一蹬，兩隻眼睛猶如電光閃閃。尾巴一攪，捲起沙石，風聲震動山林。小弟兄們見此光景，俱各替老英雄擔驚受怕，個個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慄。老英雄掏出兩隻金鏢，那只猛虎真是餓虎撲食的架勢，前爪一仰，後爪一蹬，直向老英雄胸前撲來，眼看著老英雄斜身一仰雙腕，只見那只猛虎撲於塵埃，復又向上躍起，連躍數次，尾巴卷地，攪得山石亂飛。老英雄趕緊套挽手壓魚鱗紫金刀，那猛虎頭朝東，尾朝西，老英雄魚鱗紫金刀直奔那虎脖頸刺去，鋼鋒遞進，

連皮帶肉一尺餘深，抽刀撒身，順勢一縱，縱出一丈餘遠，抬腿三擦魚鱗紫金刀。老英雄叫道：「三太你們小弟兄看見了？咱爺們三隻金鏢迎門三不過，專降猛虎，你們弟兄俱都親眼得見，切要謹記。」勝三爺與小弟兄說話，自然是非常得意，語至高興之處，老英雄對著小弟兄們哈哈一笑，魚鱗紫金刀插於背後。

老英雄這一笑不要緊，在後山中笑出了一場是非。只見由樹林叢中出來一條大漢，凶若瘟神，猛似太歲，手使一條三股烈燄叉，一聲吶喊，叫道：「白鬍子老頭，你打死了虎，你還敢洋洋自誇？」勝爺心中思索，既然揭了面啦，也不能躲避啦，這必是蓮花湖的一名寨主，遂向前問道：「足下是蓮花湖那一寨寨主？」此人答道：「俺非是蓮花湖的寨主，俺是在山後打獵砍柴，後山就是俺一人出入，別人不得進山。」勝爺心中暗道：惡人必有惡人魔。勝爺又一轉想：韓秀乃四十寨總轄，豈能畏一樵夫？勝爺遂問道：「壯士意欲何為呢？」那大漢說道：「老頭，你不用跟我弄文，我跟著老虎好幾天啦，砸他好幾叉沒砸動他，你為甚麼給打死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壯士既然打獵，我替壯士將虎打死，壯士就將虎拿去。豈不美哉？」那大漢答道：「不成，你將虎給我打壞啦。你用鏢打，把虎眼給穿瞎啦，就是虎眼值錢，你給把虎弄瞎啦，你得賠我活的。你又將虎脖子給刺斷啦，那虎皮也碎啦，這個虎就沒有值錢的地方了。不成，你非賠不可。」勝爺一聽，這是個渾人，豈有此理？勝爺遂說道：「壯士將就一點吧，把虎拿了去吧。俗語說得好，人死還不能復生呢，既是打死啦，那裡去找活的呢？也是我勝英一時粗心，恐怕此虎傷人，所以誤將壯士的虎給打死，壯士多多原諒吧。」勝爺語至此，只見那大漢哇呀一聲怪叫，將三股烈燄叉抖得嘩啦啦亂響，遂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你再說一回，我仔細聽聽。」勝爺乃是一時的粗心，將自己真名實姓說出，再要隱瞞，也來不及啦，勝爺遂答道：「壯士，在下姓勝名英文字子川，乃十三省總鏢頭是也。」那大漢一聽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人人都說你是高人，原來你並不高，耳聞不如眼見哪。」此時金頭虎賈明在旁說道：「高人是認著是身量高哇？身量高當什麼？身量高接駱駝屎去呀！我跟你滾滾吧。」未等勝爺說話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，你不要多管閒事，我老師自能安置他。」過去一把將金頭虎拉住。又聽那大漢說道：「現在我在山裡頭聽人家說，蓮花湖來了一位寨主，姓林名叫林士佩，拿一千兩銀子的賞格，叫捉拿勝英，誰要把勝英拿住，給林寨主送去，一千兩銀子現給不賒。這也是我走時氣，他們誰也碰不上，單單給我送來啦。你也不用叫我費事，你就跟著我走，我將你交於林士佩之手，我就得那一千兩銀子，我將咱老娘背出去，再置上幾所房子，開上幾個當舖，我就不在此山打柴啦，也用不著挨餓啦。你比老虎值錢多，你賠我活老虎，我也不要啦。」勝爺聞聽，微微冷笑。那大漢說道：「老頭，你不用笑，你要是真有能為，我不叫你賠虎還不算，我還將你送出去。」勝爺心中暗想，這樣渾人，決不能用言語將他說得不動手，非得動手，將他打服了不成。小弟兄們聞聽那大漢說話，俱各憤憤不平，面帶怒氣。列位，這大漢是誰呢？為何蓮花湖後山單許他一人出入打柴呢？嘍卒們出入還得有腰牌呢。原來這大漢是一個孝子，韓秀乃是恤老憐貧之人，他進山打柴，原是韓秀特許的。並不是韓秀畏懼於他，皆因為他有七十餘歲的老母。他終朝每日在渾河套裡摸魚為生，但是他的膂力過人，他的飯量非常之大，他有六七百斤的膂力，他每日這一擔子柴禾總有五六百斤之重，所以他一頓飯要是吃飽了，總得七八斤麵。摸魚吃不飽，便要飯吃，每日他要來飯，將那好的與他老娘用砂鍋燴軟和了，再給他的老娘吃，剩下他再自己吃，有多吃多，有少吃少，每天總得餓著。有一天有幾位老頭在蓮花湖外閒遊，看見他在那裡用砂鍋給他老娘燴飯吃，他老娘吃完了，他將那飯倒在盆內，一大堆乾餈餈，他狼吞虎咽，立刻就吃完啦。那好事的老者就問他說：「你怎麼吃那些個呢？」他站起來說道：「俺這還吃不了半飽呢，天天挨餓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你為什麼挨餓？你怎麼不會乾點活去呢？」那大漢說道：「幹活因俺飯量大，沒人要俺呢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你不會上蓮花湖打柴禾去嗎？你吃的多力氣必大呀。」大漢說道：「俺沒有傢伙，怎麼打柴呀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我給你湊點錢，你買斧子，買擔子，上蓮花湖後山打柴禾去，挑出來賣了，你們娘兒倆就不用挨餓啦。」列位，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當先。聖人教人千言萬語，不離孝字，凡孝敬父母的人，自然不會為非作歹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如果為非作歹，身受刑法，為父母者心何以安？豈不是非孝嗎？敗壞先人的名譽，辱沒己身，都叫人笑罵父母，豈不是非孝嗎？所以孝是做人的根本，凡身人下流，貽祖宗以罵名，都是不孝之人。凡是孝敬父母的，必然不會狡猾，不會欺詐，凡事都由天理中作出來，從來成偉人，齊家治國之人，死後落下好名譽的，他事親必孝，所以為國才盡忠呢。凡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，有大節義之人，莫不孝其父母。這大漢一點孝心，那老者看之可憐，所以才給他銀子憐恤他，給他銀子為的是不叫他老娘挨餓，要不然年輕力壯，要飯都沒有人給他。

閒話少說，書歸正文。且說眾老者，你三錢，我五錢，給他湊集了三四兩銀子。他將銀子接過，揣在腰中，連道謝都不懂得，還是他的老娘，對著眾人千恩萬謝。眾人知道他是癡人，敬重他孝親，誰還挑他的眼呢？他拿了銀子買了一把鐵板斧，又買了一個大筐、柴擔子，剩下的銀子交給了他的老娘，他就挑著擔兒，去上蓮花湖打柴去啦。那蓮花湖的規矩，外人誰也進不去，那大漢向前一走，守橋口的嘍卒就把他攔住啦，問他上裡頭找誰？他說不找人，拾柴禾去。嘍卒對他說道：「不准拾柴禾。」他說：「不准拾柴禾不行，人家給我銀子叫我拾柴禾。」嘍卒往外一推他，他用力一推嘍卒，就將那嘍卒推了一個大筋斗，一連氣將嘍卒們推倒了好幾十個。嘍卒們沒法，遂對他說道：「你等一等，一會兒叫你進去。」原來蓮花湖的規矩，嘍卒們不許打人，有事必須報告寨主之後，聽寨主的吩咐。

那嘍卒們一看，他是一個憨子，嘍卒遂到裡面報告韓秀寨主去啦。韓秀遂打發老嘍卒：「到橋口看看什麼人，敢在蓮花湖橋口打嘍卒。不許和他喧嘩，回來報我知道。」老嘍卒來到橋口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憨子，遂問他進蓮花湖後山幹什麼？他答道：「進山打柴禾養活老娘，摸魚要飯吃不飽。」老嘍卒見他說話誠實，平常日也常常看見他在橋口外侍奉他的老娘，知道他是個孝子，遂回到裡邊，在韓秀面前給他美言幾句。韓秀為人仗義輕財，恤老憐貧，聽說他是個孝子，遂動了憐愛之心，遂叫老嘍卒到橋口外告訴把守橋口的嘍卒，准他進後山打柴，但不許再帶別人進山。憨子從此遂進後山打柴，每日打一擔柴，賣個一吊五六百錢；下雨天道路泥汙，賣個半吊八百的，好天就吃飽了，下雨天就吃半飽。日子長了，把他老娘背到山神廟內居住，又打了一根三股烈燄鋼叉，打完柴禾打獵。以後有陰天下雨時候，由山內往外挑柴禾，卻巧叫韓秀碰上啦，韓秀問他：「你一擔柴不賣多少錢？」他答道：「賣個一吊五六百文錢，下雨賣七八百文錢。」韓秀說道：「以後下雨的天，你就將柴禾挑在我的大廚房裡去吧，怪費力氣的，不用往外頭挑啦。」那大漢果然下雨之天就將柴禾挑大廚房去，韓秀仍然給他一吊五六，也不少給他錢。這就是大漢進蓮花湖的歷史，後文書黃三太遇難於大江之中，大漢曾數次救護。

且說這日那大漢追虎遇見勝爺將虎打死，非叫勝三爺賠虎不可。比及勝三爺道出姓名，大漢一聽，又動了財迷之念，以勝爺為奇貨，非要發財不可。勝爺一看，他原來是一個不識數的憨子，不以力服，不能了事，勝爺說道：「您就動手吧。」

大漢並不客氣，抖起三股烈燄鋼叉，照准勝爺當胸就刺。勝爺見叉到來，一斜身軀，大漢的叉可就刺空了，勝爺乘勢讓過大漢的叉盤，右手一掙叉杆，說道：「你躺下吧。」大漢用力甚猛，將叉刺空，可就收不住腳啦，況且又是在山坡上，被勝爺這一持叉桿，向下一帶，大漢可真聽說，將叉可就交給勝爺啦，往前走了四五步，鬧了一個狗吃屎。大漢摔在塵埃，一翻身站起來說道：「這回不算，不是你的本事，是我自己用力太大啦。」

憑力氣你摔不倒我。」說著話，雙風貫耳，兩個拳頭照定勝爺兩太陽穴打去，勝爺用了個野馬分鬃，將大漢雙手腕一掙，往前一拉，說聲：「躺下吧！」大漢來了一個外甥打燈籠——照舊。

大漢趴伏在地，復又爬起來說道：「這回我沒留神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再來新的。」大漢站起身形，一伸腿對著勝爺踢去，勝爺一閃身形，伸手將大漢的腳後跟拿住，往上一提。大漢這回可趴不下啦，因為勝爺沒往前帶他，是向上提的，這回大漢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勝爺叫道：「朋友，你站起來，摔一百個筋斗要有重樣的，我就不姓勝啦。」大漢這回躺在塵埃說道：「我不起來啦，起來還得躺下。我打不過你，我認你一個老師吧？」勝爺一聽，可就笑啦，暗道：天下什麼人都有，像這一類的人，真是天真爛漫。大漢又說道：「他們都說你是高人，我以為你身量高呢，原來你的能為真高。我認你為老師成不成？」勝爺聞聽，伸手相攙。大漢起來，遂將身上泥土揮去，說道：「你收了我這個徒弟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收徒弟那有這麼草草的？我就收了徒弟啦。你

家裡還有什麼人哪？」大漢說道：「我家沒有別人，就有一個老娘啊，七十多歲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要認了我這師傅，就得跟著我走。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你有七十多歲的老娘，豈能離開你呢？」大漢說道：「你別跟我轉文，轉文我不懂，你是收不收吧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大漢說道：「我叫於蘭。地。我就是水裡能為大，人稱我為混江龍。旱地不行。」勝爺遂說道：「我收你一個記名的徒弟吧。等你老娘百年後，黃金人櫃，你到十三省總鏢局找我去。現在你老娘離不開你。」於蘭聞聽說道：「什麼叫百年後黃金人櫃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就是人死後人土。」於蘭說道：「啊？就是死了？那麼也好。」勝爺又向於蘭說道：「你在此山打柴，每日夠你的用度嗎？」於蘭答道：「夠哇。好天的時候，我賣來的錢，買十五斤麵，我連吃飯再拿餚餚進山打柴，剩下的錢，我老娘收起來，留著陰天的時候不能進山打柴，買麵作餚餚。可是陰天下雨八九斤麵，我娘吃飽了，剩下我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現在你的老娘在哪里居住呢？」於蘭答道：「我的老娘現在山神廟內居住。」勝爺一看於蘭這個粗人，頗能孝親，並且說話誠實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徒弟呢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於壯士，我收你為記名的徒弟。老夫乃年邁之人，今天上牀脫了鞋一雙，明天不知穿不穿。我給你引見幾個師兄，以後老夫若是不在，你兄弟們好有個互相照應。」勝爺遂指著黃三太等說道：「於蘭，這是你師兄黃三太，乃是浙江紹興府的人氏。這是張茂龍、李煜、楊香五等，彼此都見過禮吧。」勝爺引見已畢，遂問道：「黃三太，你們都誰帶著散碎銀兩呢？與師弟湊一點，也可以幫助陰天下雨之時，不能進山打柴之用。你們留下三兩二兩的零花，剩下給你師弟。」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等十餘位，這個三兩，那個二兩，湊了二三十兩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我是盜公雞，拔不下毛來，一文也沒有。生意人的習氣，我不吊空杵。」勝爺見大家湊了二三十兩，勝爺伸手一摸兜囊，掏出約有二十餘兩，共湊五十餘兩。勝爺遂用藍綢手巾一包，遞給了於蘭，說道：「你將此物拿回去，交給你的老娘，以後再有天雨的時候，可以多買麵了，不用挨餓啦。」於蘭接銀在手，遂將銀子向兜囊一裝，一伸手又將那鋼叉拾起，說道：「我走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這還有一隻虎呢，你不要嗎？」於蘭說道：「你不要嗎？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不要，你弄了去吧。」於蘭說道：「您不要我要。虎眼壞啦，就是虎眼值錢。虎皮我賣錢，虎肉我吃，比狼肉鹿肉都好吃。」話畢，將虎尾向手腕上一纏，往後脊背一背，又將連皮未斷的虎頭，用手一揪，扛起來就要走。勝爺說道：「且慢。」勝爺趕奔近前，由虎目中將兩隻金鏢起下，擦了血跡還入囊中。於蘭說了一句：「你真是好人。」大英雄背虎而去，連一個謝字都沒有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真是傻子，還說他是憨子。你們這幾十兩銀子花的多冤哪，要給我零花，我還感你們的情呢。」勝爺幾個在此閒談，暫且不表。且說於蘭當年六月染病，多虧勝爺給的銀子，醫藥治病。然後於蘭報恩，在二打蓮花湖時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於蘭走了，勝爺與眾賢徒遂來到東山坡鬆林深處，眾人換上水衣水靠，收拾好了零碎，復由原路回歸稻田地內。來到漩渦水處，天將五更了，並不見高恒的蹤影。勝爺仰天歎息：「高恒年輕誤事，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到來？」金頭虎直罵街：「水怪的兒子，把咱們給冤苦啦。他要是不來，咱們出不去。」

正在此時，只聽鑼聲震天，鼓響如雷，喊殺之聲不絕於耳。眾英雄回頭觀看，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，八隻彩蓮大船，船桅上有號燈，白紗大燈籠紅字，桅頂上有青龍旗一面，上書斗大「韓」字，乃是韓秀偕同水八寨的寨主嘍卒。眾嘍卒寨主，各執水戰兵刃弩箭、七股魚叉、青鋼刺勾鏟槍，乘船破浪而來。

金頭虎大聲喊叫：「你們看西北角上大星落地，我就歸位啦！我要駕返天台，龍歸滄海，我可要歸位了！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坑了我啦，害了我啦，水怪的兒子要了我的命啦，」張茂龍說道：「要相距十丈二十丈遠，亂箭齊發，我就成了大刺蝟啦。會水的紮猛子，大魚又紮蛤蟆。」十數位少年英雄俱有驚恐之狀。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小弟兄們全都盤蹲在稻田地內，不要驚喊，老夫迎上船去。」三太叫道：「老恩師，你老人家水內怎避弩箭、七股魚叉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到船前報上姓名，那韓秀未必放箭。」勝爺雖口出此言，心中哪裡知道韓秀他放箭不放箭呢？勝爺心中思想，不過一死而已。正在大船將近危險之際，勝爺就要近前答話，會戰群雄，不叫小弟兄上前，勝爺真稱得起俠肝義膽。久後徒弟們談道，誰不欽佩勝英？不像今世的英雄，我這有三把刀，八把手叉子，真到動手的時候，他跑啦。要在往常時，殺七個宰八個，等到自己遇上點事，主意也都拿不過來，給鞋底子磕頭啦。且說勝老英雄一飄銀鬚，面向西南要迎韓秀的戰船。正在此時，稻田東忽然水底一響，鵝毛沉底的水中現出一人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伯父，不必迎戰，小姪男高恒久待多時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賢姪你來遲了，我要迎上前去獨鬥群雄。你快救你哥哥等黃三太去。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將您與眾兄長背到東岸去，韓秀的船尚到不了呢。勝老伯父您看，他的大船由西南奔東北來，他還得繞道呢，直接不能來到。此處向西南方有一里餘地，都是稻田，半尺之深的水，他的船進不來，他的船得由西南方繞到北面，方能至此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姪地理很熟悉，甚是甚是。如此先背你黃三哥。」

高恒說道：「長幼有序，我還是先背老伯父。如有差錯，小姪男負咎。」高恒語畢，遂將勝爺背起，勝爺一看，不是方才摸魚的樣兒啦，通身水靠，背後背定劈水刀。把勝爺背到東岸，破風滔浪返身回來，再背三太等弟兄，在水中猶如快馬相似，將眾弟兄俱都背過去，只剩下金頭虎一人。金頭虎道：「韓秀的戰船到啦，賢弟快將我背過去啦。」高恒一見賈明說話低聲下氣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嚇唬他，未了這才把賈明背到東江岸。

賈明道：「高恒你多背我一回吧。」高恒說話：「已經到了早路，我還背你幹什麼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到賈柳村，我弟男子姪常背著我。水裡我乾不過你，高恒小子，咱們倆滾滾哪？」勝爺聞聽，一飄銀鬚怒道：「無知的賈明，你兄弟受了這大的累，將咱們大家背過，你怎麼還與你兄弟開玩笑哇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他跟我玩笑，我不理他，我讓他好些句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後退，撤水靠，趕緊換衣服去。」大眾俱各撤水靠，換上短打衣服。此時韓秀戰船到了正西，緊靠稻田地，直隔二三十丈遠，對面彼此觀看。列位，韓秀因何追至呢？皆因勝爺打虎收徒弟，耽誤工夫太大啦。早有踩盤子嘍卒報告了韓秀，韓秀放心不下，不知鏢行果然來了多少人，所以韓秀親自帶隊來追。英雄站在船頭，向東岸上一看，此時天光方亮，還看不甚真，約有十數餘人，其中有一位白髮蒼蒼老者。韓秀吩咐水八寨的八位寨主，鳴金收隊。水八寨八位寨主，大寨主朱甘棠，二寨主神抓將張林及眾寨主憤怒，大家說道：「總轄寨主爺，東江坡只十餘人，為何鳴金收隊，不去捉拿？」韓秀笑道：「你等乃一勇之夫，實無學問。勝英手下高人甚多，鵝毛沉底之水，尚有人可以來往。你們八位寨主，誰能覺過此水？船若繞十餘里靠岸，勝英已然遠去。我能覺此水，我追將過去，我也未必贏得了勝英。不如權且作一小面子，放他們一走，暗中還存一分感情。」八位寨主聞聽，俱各佩服，遂說道：「總轄寨主高明，我等不及多多矣。」

且說東岸上黃三太等問道：「老師，怎麼韓秀鳴金收隊呢？不向東岸坡追趕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總轄寨主韓秀乃是文韜武略之人，比你們小弟兄高之十倍。列位不能覺過此水，韓秀自己能覺此水，他未必是老夫敵手，因此鳴金收隊耳。我們二人，這是一個暗暗的過節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高賢姪，進蓮花湖勞賢姪接送，受此大累，那秦尤前三天已經逃出蓮花湖，拐走三寶，不知下落。我有心拜望你父，奈因我的官司甚重，秦尤不知何往，你見你天倫，替老夫多多拜上，就提勝英有事在身，不能前去會晤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你父在家近來作何事業？」高恒答道：「我父現在每日上山打柴為業，小姪捕魚，我父子漁樵生涯，粗衣淡飯耳。」勝爺心中暗想，高竹坡可稱得起高人也，武藝超群，來無蹤，去無影，而能甘守清閒，不問世事。若我雖有微名，終日在刀山鼎鑊之中過此生活，不及我高賢弟多矣。

勝爺思索至此，不住地歎息道：「賢姪，替愚伯代問候你父，求你父子原諒愚伯可也。」高恒答道：「我昨夜回家，對我天倫將您的事情細說了一遍。我父欲要前來，幫助伯父探蓮花湖，然後我父又一想，與蓮花湖水面上的朋友有八位相識，倘若叫人家看出來，與面子上不好看，所以我父未能前來。我臨來的時候，我父對我說道，您探完蓮花湖，就此到我們家裡住上幾日，老弟兄十餘年未見面，要盤桓幾日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公事在身，心緒如麻，實不能耽擱日期。多多拜上你父，後會可期。」高恒又道：「我父說您以後要有用我們父子之時，您賞賜一信，我父子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以後若有有用高明之處，老夫必然請賢姪出山相助。」語畢，高恒與勝爺彼此施禮告辭。

勝三爺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率領眾人返回鏢局。走出蓮花湖三四十里，師徒眾人來到鎮店打尖吃茶，次日返回十三省總鏢局。來到距離鏢局三十餘里，神刀將李剛李四爺，率領鏢局三十餘位鏢頭迎接勝爺，勝爺與李四爺一同回歸鏢局，皆因為李四爺等放心不下，前來迎接勝爺。眾英雄回到十三省總鏢局，聾啞仙師問勝爺探蓮花湖之事如何，勝爺說道：「賈明、香五夜探蓮花湖，巧遇盟弟於豐恒，賈明甥舅相認，於爺將秦尤之事俱都說明。秦尤果然將三寶懷歸蓮花湖，欲送與韓秀，那韓秀未收。韓秀並說：『秦仁兄，你惹下塌天大禍，我不跟你打這官司。你將三寶帶走，我蓮花湖實不敢收留。』秦尤惱羞成怒，當時亮出匕首斷桌一角，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秦尤遂遁出蓮花湖，並將三寶拐去，至今不知投往何處。好一個韓秀，可謂知己知彼之類，真大英雄也。」又將蓮花湖後山打虎，收下一個寄名徒弟之事，與聾啞山師細說一遍。

勝爺又派胡景春，將范老者送到丁家店，並將搭救難女之事，與范老者略述一遍，並修書一封，求丁紳董將范老者送歸家內，以盡終始，好叫他小夫妻破鏡重圓，散而復聚。

勝爺休息半日，第二日與大眾再議訪拿秦尤之策。大家吃完早膳後，忽聞鏢局外一陣大亂，只見門房探子跑進三四個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達官爺，外面來了兩個武職官，一位守備李廷仁，一位院衙王千總。府縣衙門的官人，他們要拜見勝老達官，言說有要事面呈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大概是皇上丟寶的案子追得甚急，要鎖拿我勝某進京吧？」勝爺又說道：「這也是勝某情屈命不屈。」將話說罷，勝爺站起身形，率領眾英雄迎出鏢局。來到大門外，一看守備千總與縣府之人，俱都顏色更變，面帶驚慌之色，其中又出一樁驚人的差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